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五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二之一

至和元年春正月　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疾時京師大疫令太醫進方內出犀牛角二本析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留供　帝服御　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建寧留後楊景宗卒贈武安節度使兼太尉謚莊定景宗起徒中　外戚故至顯官然暴矣所至爲人患使酒任氣知滑州嘗毆通判王述仆地　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須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方盛築第敦教坊景宗爲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帝以其第賜景宗居三十年乃終　癸酉貴妃張氏薨初妃既受封冊寵愛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頗侵並后飾嘗議用紅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准常儀　上守法度

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
嬪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薨　上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
者殿廬徼衛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又朕嘗禱兩宮
中妃刺臂血書祝辭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賁之入內押班
石全彬探　上意請用后禮於皇義殿治喪諸宦者皆以爲
可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判太常
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議宰相
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于皇儀殿移班慰
上于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爲監護使全
彬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爲監護都監凡過禮皆全彬與汴
合謀慰置而洙等奏之行石全彬傳云王拱辰請治喪皇儀殿全彬以爲當問大臣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移班慰于殿東楹皆劉沆及洙與全彬合謀爲之按張惟吉傳治喪皇儀諸宦者皆以爲可獨惟吉言此當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者獨惟吉也全彬實與劉沆王洙等合謀爲非漕之漕又安得有此言而全彬傳乃攘取以爲出自全彬今不取且妃喪那得關李士院其實全彬所請也事下禮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等附會全彬議朝廷既用礼官議故當時皆謂拱辰請之其實不自拱辰也拱辰特從全彬者爾今略加刪潤使不相抵牾

初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
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
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
追冊貴妃張后爲皇后賜謚溫成先是御史中丞孫抃三奏
請罷追冊不報初賜謚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　太宗四
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今恭德之謚其法何從且張郭二后
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于　陛下不可不改因改
謚溫成抃及侍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外
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抃等乞補外申錫請長告此據記聞
禁京城樂一月己卯殯　溫成皇后于皇儀殿之西階宰臣
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　壬午以　溫成皇后薨遣官告

太廟皇后廟奉慈廟　甲申宰臣梁適奉　溫成皇后謚冊
于皇儀殿百官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于右掖
門外　上宿于皇儀殿　乙酉上成服于殿幄百官詣殿門
進名奉慰是日殯　溫成皇后于奉先寺輜車發引由右昇
龍門出右掖門升大昇輦設遣奠先是詔樞密副使孫沔讀
哀冊沔奏　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　溫成追
謚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　上前陳故事且
曰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
相陳執中取而讀之既殯百官復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詔待制以上丁父母憂已聽解官行服今滿百日猶起復其
罷之　癸巳延福宮使武信留後入內內侍省都都知王守
忠罷延福宮使爲武信留後他母得援例故事宦官未有
真爲留後者守忠介東宮舊恩數求之　上亦欲予之先是

高若訥爲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爲節度使
宰相梁適曰宦官無除真刺史況真節度使乎　上曰朕蓋
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爲節度
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
度使不除然猶得真爲留後言者方奏疏論列翌日守忠卒
守忠謹愿細密故眷遇最厚方在疾告　上令用浮屠法集
僧于其家凡四十九日爲之禳祓既卒贈太尉昭德節度使
謚安僖特給鹵簿以葬　二月乙未朔詔天下州縣自今遇
大雨雪委長吏詳酌放官私房錢三日歲毋得過三次　丁
酉詔禮院孝惠　孝章　淑德　章懷皇后　章惠皇太后
溫成皇后皆立小忌先是有請立　溫成忌者直集賢院劉
敞言　太祖以來　后廟四室　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
可以私昵之愛至變古越禮乎於是并　四后及　章惠皆

詔立忌樞密副使孫沔極陳其不可御史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以爲言皆不聽尋罷之　戊申太常博士史館檢討張芻落職監潭州稅先是芻爲禮官有詔立　温成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宰相患之或謂宰相曰芻獨主茲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爾芻父太祝牧當任蜀官芻嘗奏章乞代其父且求知廣安軍執政謂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爲外官若捨去此職則可往芻始謂必換職名及知弗得乃言父歆自行仍願留史館無何牧至京師復上書乞免入蜀宰相既惡芻因追罪芻奏事前後異同而黜之其實欲絕禮官群議借芻以警其餘爾芻鄄人皓孫也　戊午詔乾元節度僧尼自今兩浙江南福建淮南益梓利夔等路率限僧百人度一人尼五十人度一人京師及他路僧尼率五十人道士及女冠不以路分率二十人度一人　己未工部郎中直史館張掞爲戶部副使此爲梁適罷相張本樞密副使給事中孫沔數言追冊温成於禮不可且曰皆由佞臣賛茲過舉宰相陳執中等甚銜之沔不自安力求解職　壬戌授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浙俗貴僧或縱婦女與交沔嚴察之杖配者甚衆　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爲樞密副使　三月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　己巳罷爲景靈宮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其進奉聽如兩府例貽永性清謹寡言頗通書不爲聲伎之樂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僅十五年嘗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客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慶曆間貽永位冠西府楊懷敏自河朔入奏塘泊事欲升黜者數十人兩府聚廳宰相賈昌朝見懷敏爲興呼押班太傅懷敏稱說云云獨貽永顧怒謂曰押班如此騰倒人太多寧爲穩使懷敏縮頭而退昌朝

大懟龐籍吳育時爲樞密副使相謂曰常得此老發惡大是
佳事此據江氏雜志附見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王德用
爲樞密使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自今三歲一代之　賜
邊臣御製攻守圖　置提點京畿刑獄官以度支員外郎蔡
挺爲之　司天監言日食四月朔庚辰德音改元降天下死
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癸亥易服避正殿減常膳　夏四月
甲午朔日有食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雷雨至申時見所
食九分之餘　丙申宰相率百官以日食不及筭分拜表稱
賀　詔三司鑄至和元寶錢　辛丑御正殿復常膳　祥源
觀火　先是知制誥胡宿言臣竊以國家秉火而王火於五
行其神屬禮漢書天文志曰火禮也以此而言國家常須恭
依典禮以順火性伏覩京師自去秋不雨綿歷三時聖心焦
勞臣下隕越思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伏惟　陛下明德
恤祀虔共郊廟宜蒙福應乃遘災旱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
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
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立諸祠遂有三
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
祖同配之事除此之外未有一代三帝同配　昊天之禮因
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　太祖　太宗並配　陛下
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辨崇配之序詔書節文自
今以往　太祖定配　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
南郊　三聖並侑後次却依舊禮未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遇
南郊　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此誠　陛下至
孝烝烝虞舜之用心也然有違典禮未合天衷致旱之由恐
在於此臣愚欲望聖慈今後南郊乞且依去年八月八日詔
書及景祐二年禮官所定　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八月

二十四日今後每次南郊　三聖並侑之詔告謝　天地以順火性必蒙福祉之除足消災旱之異臣若心知不可口不敢言即是長負　陛下奬育之恩没有餘責不報胡宿奏章未幾祥源觀火乃下不得其時按胡宗愈作宿行狀云宿因旱災奏章未敢議宿復上章始從之然實録都宿章禮官以郊廟事重未敢議也今姑附宿章於祥源火之後仍云不報更詳考詳　戊午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對于延和殿　上謂曰比上封者多言陰陽不和蓋由大樂未定且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朕以謂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非樂所召也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言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爲不可況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至于勇者亦相牽而敗當　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者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累以爲言　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媮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太陽始虧陰雲忽開呈露天象已而復合此天意誡人君之深也西有憊怯之戎北有強大之虜朝廷捐金幣以紓邊民之患然戎狄何厭哉北虜比增歲遺而西戎乘屢勝之氣我亦捐二十五萬以與之剥膚椎髓百姓匱窮猶遣泛使數有邀求臣知虜計日遠月長欲以困中國中國既困即必渝盟何者蓋今日之兵不足用也卒伍驕惰常冀姑息姑息不至立能爲害保塞甘陵可爲明驗將帥不能申恩威惟苟無事如養癰疽觸之則潰況驅以嚮敵乎爲　陛下計惟急于擇士篤于任賢無以朋黨疑臣下若賢者類

進則可以爲朝廷選將帥明紀律歲月磨之使漸變陳態兵
戢備嚴常若敵至則夷狄不敢動而有所懲艾矣又言坐而
論道者三公也今輔相日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
見以詳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
抑由此也幸　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可聽
而通治道者屢召而數訪之景初所言本傳都無月日實錄亦不載因此月日食附之月末
五月乙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昭信留後張茂實爲寧遠節度
使知潞州茂實之母微也既生茂實入宮乳悼獻太子茂實
方襁褓　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養視之景
宗遂以爲子於是開封民繁用扣茂實馬首言茂實乃　真
宗子茂實執以聞事下開封府用蓋病狂易事既明言者以
嫌請罷茂實兵柄　上察其無他故擢節度使出守用坐編
管歙州既而言者不已復詔光祿少卿許宗壽鞫之配用實
州牢城　丙子廣南西路經略司言獲黎賊符護奴婢十人
送還峒中而符護亦嘗犯邊執瓊崖州巡檢三班借職慕容
允明及軍士於是軍士五十六人及允明來歸允明道病死
詔軍士至者采貸之黎峒唐故邕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
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
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并兼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緝績木皮
爲布陶土爲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留看
甕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爲黎居其間有號黎人弓刀未嘗去
手弓以竹爲弦今儋崖萬安皆與黎爲境其服屬州縣者爲
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爲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　己丑
客星出天關之東南可數寸嘉祐元年三月乃沒　六月乙未詔益州
路鈐轄司應蠻人出入處皆預擇人爲備禦時黎州言儂智
高自廣源州道入雲南故也　癸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

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　上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唐
室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
張九齡爲宰相遂致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壞治亂於
此分矣雖威福在於　人主然治亂要在輔臣　上曰朕每
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天下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爾遵樂
平人也甲寅出內藏庫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下河北助
糴軍儲　秋七月甲子詔刋修唐書官宋祁編修官范鎮等
速上所修唐書　丁卯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程戡爲
參知政事　禮院言奉詔參定即　温成皇后舊宅立廟及
四時享祀之制檢詳國朝　孝惠皇后　太祖嫡配止即陵
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饌無薦享之禮今温成皇
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温成皇
后園從之戊辰禮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
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
宜久居重位適表（乞遵等人與遵等即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
使張可久嘗以贓廢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秉在家賣買
奏與恩澤張掞還自益州賂適得三司副使故王逵於文德殿庭萬
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辯遣適適居位）猶自若中丞孫抃言適爲
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篤子弟言事官數論奏
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清議　上知清議弗平乃罷之
己巳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殿中侍御史呂景初通判江
寧府王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通判虔州梁適
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於　上前極陳其過　上左
右或言御史捃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
并遵等去之始遵等彈適多私　又言鹽鐵判官李虞卿嘗
推案茶賈李士宗召鼎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而士宗與

同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敗宗孟與適連親適遂出虞鄉提
點陝西刑獄下開封府府鞫其事宗孟實未嘗與士宗共商
敗且非適親遵等皆坐是絀而中復又落裏行知制誥蔡襄
以三人者無罪繳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
狀降勑虞鄉昌齡子也（梁適因中官得相此據碧雲霞他書並無之然適嘗使石全彬訴狄青等賞薄而青遂罷樞密使則適交結中官者也碧雲霞所載或過當今略刪去云樞密考狄青事罷字當作爲字蓋梁適與青爲地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臣等昨論列宰臣梁適事今日
風聞呂景初已下並議譴責臣詳觀朝旨必是姦人以巧言
移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潰然倒置況威賞二柄帝王之權
古先聖人尤所謹重今梁適內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高下
皆在其手嗟怨之聲騰沸中外　陛下庇而不問臣恐緣此
之後朝廷事事盡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結舌畏不敢語
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此非　宗廟社稷之福非天下
生靈之福臣居風憲之長既不能警策權臣致令放縱私徇
又不能防閑姦人致令惑誤聖聽臣之罪多矣乞　陛下奪
臣官爵竄臣遠方以謝天下公議又言朝廷置御史臺伺察
姦宄糾彈不法　先帝復（降詔）書不許兼領他務以專言事之
任故人人知懼紀綱可守今權臣縱恣威賞自我白簡廉奏
是爲本職　陛下不訪始末衆斥而群逐之中外共駭無敢
語者此蓋執政大臣陰相照庇以固寵利多設他語寖移聖
意上不憂朝政下不畏物論人臣蹈槐鼎之貴固已極致何
苦如是乎臣前與郭申錫等全臺上殿論列朝廷事　陛
下雖即時未便開可然亦優容討論終不賜之罪名今止言
梁適迺遽然有此行遣顯是犯天子之顏者其過輕言宰相
之事者其罪重廟堂謀議重輕之際理宜然耶方今幅員數
萬里生齒至夥治亂安危之要係執政數人而已既有過咎

臺官不得言諫署不得奏朝廷其如何哉啓此一例政體去矣伏望 陛下念 太祖 太宗（眞宗大業）謹重之謹重之無使威賞二柄盡假于下又累奏乞召還遵等皆不報 翰林學士胡宿因召對乞留馬遵等退又上言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廣聰明下防威福若有畏懦無狀緘默不言即是尸祿素餐負 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強禦糾發姦違可謂能言是其本職旌之可也近聞臺官彈奏事連宰相 陛下不置詔獄按問止令開封府訊狀憑劉宗孟一面單辭黜三人御史於朝政有損於人情未服昨日聞御史差勑留中未下外議皆謂必是聖心覺悟不黜臺官人情莫不喜悅剛猛御史自古難得今若逐去須別舉之（所舉之人未必能勝此也）近日謫見未息姦宄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爲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人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人御史在朝以警姦邪臣已曾面論此事欲乞聖慈更賜詳度

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 上每念呂夷簡聞公弼有才書其名於殿柱公弼奏事 上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召程戡入輔因使公弼代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群牧使乃詔同群牧使權增一員後不爲例 甲戌知滑州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張方平爲戶部侍郎知益州方平初以父老不得迎侍辭 上曰久知此條貫不便但以 祖宗故事不欲更變因卿行便可迎侍去當令中書罷此條貫方平皇恐奏 祖宗著令安可以臣故輕議變更也（此據范鎮東齋筆記附見知罷此條貫果在何時當考）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脩知同州先是脩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入見 上惻然憐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

判吏部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恩
令爲姦利者宦官六人忿怨楊永德者陰求所以中脩會選
人張俅胡宗堯例改京官批書以二人嘗犯法並循資宗堯
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堯連坐及引對脩奏宗
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遷讒者因是言宗堯翰林學
士宿子故脩特庇之奪人主權脩坐是出守脩在銓曹未浹
日也　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吳充同
知太常禮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永直集賢院馮京同判登
聞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堯故易任充上疏爲歐陽脩辨不報
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令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茂則
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粮抄先是上封者言河北入中軍粮
京師給還緡錢紬絹商人以筭請求能得其抄每百千止鬻
六十千今若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
遺利五十萬　上以爲然故委茂則幹其事既而知諫院范
鎮言內藏庫榷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務固欲滯商
人筭抄而令內藏庫乘賤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
爲甚　上諾鎮言遂罷之（罷買抄乃乙巳今并書）自皇祐二年改用
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不能支入中之費嘗出內藏庫錢帛
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益之商人持券
以俟動彌歲月則至損其直以售於畜賈之家故言利者欲
革之朝廷既行即止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此據食貨志第二卷）
（附見皇祐四年三月壬戌出紬萬緡十萬五年七月丙子出鈔十萬紬絹二十萬緡十萬今年六月甲寅出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　甲午知制誥賈黯權判吏部流內銓
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度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
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
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

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以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嘗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黯以爲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丙申知諫院范鎮言　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蓋百吏不稱職使　陛下憂勤于上而人民苦愁于下也夫以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使轉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自用不給則嗟怨之氣干戾天地此水旱之所以作也願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　祖宗朝逮建隆天聖中官吏與所蓄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節之庶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　陛下雖高拱無所事而天地之和應矣惟留神采擇　丙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沆依前官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禮部侍郎知鄭州梁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建古渭寨間爲蕃部所鈔及益兵拒守而他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大酋瞎藥雞羅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爲寇碧雲霞言適除觀文殿大學士由內降按舊相爲觀文殿大學士非異恩也疑碧雲霞所載或毀適過甚今不取　丁未徙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馬遵爲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知衢州通判虔州王客負外郎吳中復知池州　初歐陽脩罷判流內銓吳充馮京罷判南曹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禀此有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爲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畏誰敢復論是非請出言者王名正其罪復脩等職任凡再言之　帝意解

宰臣劉沆亦請留脩　帝謂沆曰卿召脩諭之沆曰脩明日陛辭若面留之則恩出　陛下矣　戊申命脩刋脩唐書詔學士院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以次遞宿前一夕命劉沆爲宰相召當宿學士楊偉草麻不至乃更自外召趙槩草之故有是詔　戊午知制誥賈黯言　陛下日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其咨訪之際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臣竊惜之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閣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録從之賜坐於御坐西南　詔自今將相遷拜見辭之禮令閤門以故事舉行初知誥韓絳言比年以來多失故事且將相遷拜迎授見辭勞餞各有寵數或當行而輙罷或假予之非宜遂使恩禮所及頗失其稱請下有司申明舊制故降是詔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五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五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二之二

至和元年秋九月辛酉朔權三司使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楊察爲戶部侍郎提舉集禧觀事內侍楊永德建請蔡汴河置水遞鋪察條其不便罷之永德毀察於　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言外議皆謂察近因點檢內衣庫積尺羅帛及建言水遞鋪非便又言內藏庫不當買交抄又言香場人吏取乞錢物皇城司占護親從官不以付外勘鞫此等事皆是害政傷理之大者三司義當論列而讒邪小人多方沮毀使其請解使權朝廷因遂其請臣竊爲　陛下惜之夫邪正之辯治亂之所繫也不可不審　陛下以察之所陳是邪非邪以爲是則宜

使察且主大計以塞姦倖之路以爲非則不當改官使自暇逸累日以來日色不光天氣沉陰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應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　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復察所任庶幾上應天變下塞人言殿中侍御史趙抃亦言察若有罪不當更轉官資若本無罪不當遷罷乞令依舊職局追還新命不報抃西安人也抃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幸時號鐵面御史先是鹽鐵判官司封員外郎王鼎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求德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求德橫猾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求德就鼎議鼎發八難求德不能復鼎因疏言　陛下　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求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爲使鼎爲發運副使乃四月辛酉今因楊察罷三司附見　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己九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從爲成法於是勞佚均吏不能爲輕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爲姦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姦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　殿中丞王安石爲群牧判官安石力辭召試有詔與在京差遣及除群牧判官安石猶力辭歐陽脩諭之乃就職　館閣校勘沈康詣宰相陳執中自言屢求爲群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不帶職又歷任比康爲淺安石既不肯爲願得爲之執中曰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校資任且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賢才亦當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公視安石顏何厚也康慙沮而去　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呂溱工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

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脩並爲學士於是察加
承旨溱及洙復同除學士洙蓋第七員也　温成皇后之喪
洙鈞撫非禮陰與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
其助已故員外擢洙議者非之　甲子起居舍人直集賢院
同修起居注呂奎爲兵部員外郎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修
起居注劉敞並知制誥仍以敞爲右正言陳執中言奎敞修
注未一月不應驟遷　上不聽曰此豈計資日月耶謝日
上面諭以外間事不便有聞當一一語朕也　丙寅翰林學
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籩
豆簠簋之制及是圖成上之樞密副使王堯臣務裁抑僥倖
於是有鏤匿名書布京城以搖軍情者　帝不信丁未詔開
封府揭牓募告者賞錢二千緡願入官與大理評事或侍禁
已有官及係軍籍者優與遷轉徒中自告特免罪亦與酬奬
僧道褐衣者與紫衣紫衣者與師號已賜師號者與僧官如
願賜院額及欲度童行者亦聽　己巳邇英閣講周禮大荒
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爾當
歲歉則赦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仗劫粮廩一切寛之恐不
足以禁姦　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飢饉州縣不
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致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壬申
侍御史范師道言乞知諫官院及知雜御史如當擢用不計
資任深淺並且令任三司副使候楊歷三部方改授待制詔
自今諫官及知雜御史除改旋取進止　乙亥契丹遣忠正
節度使同平章事蕭德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
修撰吳湛來告與夏國平且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　南
朝皇帝無由一會見甞遣耶律防來使竊畫　帝容貌曾未
得其真欲交馳畫象庶瞻覿以紓兄弟之情德等又乞親進

本國酒饌不許交馳畫象朝廷多有議論趙抃疏其一也蘇頌作孫抃行狀云或者慮虜得御容敢行呪詛抃言其不然卒許之張唐英政要云虜後得御容具儀仗拜謁驚嘆今皆不取　丁丑詔開封府自今凡決大辟囚並覆奏之初開封府言得樞密院劉子軍人犯大辟無可疑者更不以聞其百姓則未有明文　上重人命至是軍人亦令覆奏　辛巳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爲回謝契丹使德州刺史李珣副之拱辰見虜主於混同虜每歲春漲於水上置宴釣魚惟貴族近臣得與一歲盛　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拱辰又親鼓琵琶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　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待之虜母愛其少子宗元欲以爲嗣虜母問拱辰曰南朝　太祖　太宗何親屬也拱辰曰兄弟也虜母曰善哉何其義也虜主曰　太宗　真宗何親屬也拱辰曰父子也虜主曰善哉何其禮也既而虜主屏人謂拱辰曰吾有頑弟他日得國恐　南朝未得高枕也　癸未禮院言　温成皇后葬所請稱　温成皇后園陵從之乙酉　温成皇后啓殯　上不御前後殿百官進名奉慰　御史中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既爲宰相不當領　温成皇后監護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抃伏地不起　帝爲改容遣之臺諫宰相護喪實錄上載孫抃及侍御史范師道毋逸三人按趙抃時爲殿中侍御史亦同論列實錄偶遺之今但云率其屬則臺官俱在矣　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壬辰詔士庶之家嘗更傭雇之人自今毋得與主之同居親爲昏違者離之　丁酉葬　温成皇后　上御西樓望柩以送自製挽歌詞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　温成皇后葬禮前謂之　温成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如聞此議皆出禮官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今日是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此矣夫此禮典素定不可輕變者

議論異同如此是爲禮官而以禮自舞也古者法吏舞法而今世禮官舞禮若不加詰問恐朝廷典章寖壞而不可救乞下臣章劾禮官前後異狀以正中外之惑不報鎮又請葬溫成皇后罷焚瘞錦綉珠玉以舒國用從之　己亥范鎮又言臣比嘗建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密大臣斟酌裁抑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朝廷恬然不以爲恠此臣區區不得隱默也夫慮之有素爲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詳實慮之無素爲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忤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先備之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力之彫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請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內寇靈夏不臣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而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若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虜才遣一介之使而增益者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爲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損已百萬緡矣其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爲備豫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乖忤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爾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走奔北不可勝紀　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近事之効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臣愚以謂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爲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

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爲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今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來地數震動河不軌道日月星辰謫見于天皆民之感也伏請明勑大臣求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地之變而爲　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大臣以募兵塞責當是王德用事見皇祐元年）

十二月　先是都官員外郎燕度建議川峽選人遭父母喪須代者至然後聽去官知制誥同判流内銓劉敞言此非所以全人子之孝也　辛丑詔自今並聽奔喪敞嘗建議曰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不論高低遭父母喪者例皆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被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寖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即人心爲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墨縗爲榮以之錫類是爲傷恩以之教民是爲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發哀圖仕源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竊謂惟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即日絕其俸禄亦爲太峭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又言　陛

下幸加恩令諸近臣得為親服三年又不奪其俸以救人子
匍匐之哀至仁至惠不可尚矣然常參京朝官班行使臣猶
不用此令臣以謂名位不同尊親一也苟取周急不宜分別
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　陛下
留意慶曆二年七月聽三司副使以上持喪仍續俸武臣非在邊者亦聽嘉祐四年九月七年九月詔書當考
丙辰太常少卿周湛直昭文館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
使湛入辭　上諭曰朝廷遴選此職不可陰致苞苴于京師
湛皇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上諭湛乃十一月己
湛紀令并書湛穰人　是月詔大將軍致仕遇南郊陳乞親子孫班行
者如元係正團練使及遥郡防禦使已上曾任兩省都知除
致仕者每遇郊恩許奏一名曾任正刺史及兩省押班致仕
後遇郊恩許奏一名依例與班行後更兩遇南郊方許更奏
一名仍勘會歷任無贓罪者施行其餘分司致仕官更不得

陳乞此據會要十一月　辛酉降同知太常禮院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吳充知高郵軍太常寺太祝集賢校理鞠真卿知淮陽
軍禮院故事常預為印狀列署衆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
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及追贈
温成皇后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解舍
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　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
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
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大無得輒以印狀申發仍
責取知委後數日有詔問　温成皇后應如他廟用樂舞否
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印狀奏云當用樂舞事下禮
院充真鄉怒即牒送亶於開封府使按其罪洙抱案卷以示
知府事蔡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
送亶於禮院充真鄉復牒送府如是再三禮院吏相率逃去

初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　温成皇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
制攝獻官翰林學士承旨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抃監
祭而充監禮　上又遣内臣臨視内出圭瓚以灌鬯充言於
察曰禮　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
使有司祭　温成廟而用圭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
其於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
行事言之何及而内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奏詔改用璋瓚
祭之明日抃奏察襄不按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於是執政
以為充因祠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　温成葬所訴於
内臣云欲送禮直官於開封府者充與直卿也明日詔禮直
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真卿俱補外抃及諫官范鎮
等皆言充等無罪不當降絀不報　甲子御史中丞孫抃言
西川屢奏儂智高收殘兵入大理國謀寇黎雅二州請下益
州張方平先事經制以安蜀人從之　乙丑太常丞直集賢
院判官磨勘司同修起居注馮京落同修起居注時臺諫爭
言吳充鞫真卿不當補外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
請出京知濠州　上曰京何罪然猶落修注臺諫又爭言京
不當奪職請復之不報　丙寅徙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
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知楊州元在淮南十三年急
於進取多聚珎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為王堯臣所知在真
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要族立推巨艦與
之即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謂
當然無所媿憚　丁卯江南東路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直史
館唐詢同修起居注始詢使江東因辭得對言執政純取科
名顯者修起居注非故事詢行才數月而馮京罷遂召詢入
補其闕　己巳秦鳳經略安撫司言城秦州古渭寨畢工初

築城費一百萬緡其後留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　辛巳宰
臣劉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　温成皇后
既葬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爲瑾請之　壬午入
内押班石全彬爲入内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頭奏曰
全彬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
命朝令改古人所非若因全彬自陳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
求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本無定制唯繫宦臣臨時徼乞
宣布天下必以爲惑傳示後世必以爲笑何則　陛下賞罰
當信天下當教後世不知全彬功勤九有幾何昨者嶺外之
行已曾受賞今來　温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
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彬閨闥之臣尚如
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於全彬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
惜此體不敢輒撰誥詞從之後三月全彬卒爲入内副都知

文思院副使柳涉言諸路兵官自今乞定所領親兵數如經
戰陣陷失主將皆以軍法論從之丙戌詔宗正寺故事爲籍
十年一修今雖及八年而宗室番衍其增修之　知制誥劉
敞言臣昨聞吳充出官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
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
面奉宣詔充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
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雖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
或致竄謫臣下今　陛下慈聖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
故不務將順聖德之美須要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
末反謂　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非所損不小且如此事
陛下心所不怒中書却欲必行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
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警動朝衆望今後雖有不公不
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已得以罔上　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

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　陛下欲爲善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　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謂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曾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於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　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以淺近荷　陛下厚恩不敢不思報然竊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敞又言臣前論吳充馮京謫官面蒙宣諭本末臣即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蝕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爾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臣事雖正專之必震況其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臣以此數諸之故知必有異也然皇天保佑　陛下至深至厚是以災異隨事輒應欲望　陛下覩變自戒求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憂今　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憚已非常時　陛下且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所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　十二月癸巳太常少卿直史館張子憲爲光祿卿子憲當遷諫議大夫而中書以謂諫議大夫不可多除因除光祿卿故事大卿監無帶館職者遂落職後四歲乃與趙良規等復俱貼職子憲還貼職在嘉祐三年三月　庚子翰林

學士王洙太常少卿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續圖
知并州韓琦以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
當診御脉不可遣　上立命內侍竇昭押士明往視之　丁
未殿中丞直祕閣司馬光上古文孝經詔送祕閣　己酉如
京使果州團練使入內都知張惟吉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
忠安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　温成治喪皇儀
惟吉爭不能得宰相既導諛惟吉頓足泣下　癸丑詔自今
內傳宣先令都知劄報被受者覆奏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
（據趙抃南臺集此章以二十四日上二十四日癸丑也）
女奴迎兒致死開封府見檢覆行遣道路喧騰群議各異一
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致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他物毆
殺臣謂二者有一于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
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
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爲阿張所殺自當擒付所司以正典刑
豈宜不恤人言公爲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
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　陛下倚
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年晏殊
嘗以笏擊從人齒落　陛下不以殊東宮之舊而輕天下之
法故即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今執中連綿病告堅求
乞骸進無忠勤退失家節伏望　陛下特賜宸斷允其所請
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擇有賢德者朝夕翊亮大政則
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矣初執中家女奴死移開封府
檢視有瘡痕傳言嬖妾張氏笞殺之抃即具奏而執中亦自
請置獄詔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廓郎嘉慶院鞫其事廓尋被
病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張昪又改命給事中崔嶧
既而追取證佐執中皆留不遣抃及御史中丞孫抃共劾之

已而有詔罷獄臺官皆言不可翰林學士歐陽脩亦以爲言
逮執中去位言者乃止罷詔獄不得其時當在明年二月初今并附此勘官先差齊廓明年正月
因趙抃言廓病心風改差張昇尋又差崔嶧及曹觀前後凡四員此據孫抃劾陳執中第二章國史但記崔嶧不知張昇何故亦不竟此獄既差崔嶧又差曹觀皆不詳其事當考　孫抃初在翰林嘗至中書白
事繫鞋登政事堂執中見之不悅且責吏不以告抃曰學士
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況我以公事來若有私禱則足恭
下顏所不憚矣執中不能平及遷中丞執中實專政柄每裁
處大事多出獨見同列無敢抗者抃屢言其失曰幸　陛下
以臣章示執中使凡事須衆論復熟然後奏禀施行執中見
章益不喜一日賜宴都亭驛坐席相近酒間執中微語抃曰
觀中丞日近封章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去因指其
坐曰此中丞即日之地幸無亟相侵也抃俛首不荅退而語
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矣　甲寅益州布衣章詧爲本
州助教詧雙流人通經術善屬文性澹泊屏居林泉以養生
治氣爲事尤深於太玄著發隱三篇講疏四十五卷田況上
其發隱特録之詧辭不拜嘉祐四年十一月賜詧處士號　丙辰睦州防禦
使宗諤上所撰太平盤維録降勑褒諭　上春秋高未有繼
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
心倚楹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矣而區區之慮不敢蚤爲
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若也臣實耻之夫生民之命繫
於　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爲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
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況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
臣子孰不願　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
心亦莫不若此然而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
閏有章氣至而回物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　藝祖以神謀
付　太宗　太宗以傳　真宗　真宗以傳　陛下承　三

聖之業傳之于千萬年斯爲孝矣而春秋四十四　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　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群臣知此矣而以諱避不言非忠也　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自不侈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嶽瀆分寵六宮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　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誠疑之夫嗣不蚤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與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爲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文多故不具載　上終不以爲罪述小溪人也（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即以五年上傳云皇祐中誤也）　太常博士審刑院詳議官吳及上疏推言奄寺以及繼嗣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　祖宗監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　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天其意者官官太多而　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

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來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　祖宗近事較之　祖宗時官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官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意潛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官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感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　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及靜海人也及此疏恐以皇祐五年上是年閏七月戊申朔詔內侍省自今內侍禁供奉官至黄門以百八十人爲額或緣及疏也當考及除諫官在嘉祐三年二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五之二